

女

孩的力量

Nühai De Liliang

武汉出版社

高小林◎著



小说就是把故事讲得更精彩

女孩的力量

高小林◎著

Nǚhái De Lìliang

武 汉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的力量/高小林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6

ISBN 7-5430-3437-9

I. 女…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540 号

书 名:女孩的力量

著 者:高小林

责任编辑:刘国刚

装帧设计:刘福珊

封面绘画:刘 可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237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本书献给一个化名菲儿的女孩

feier

目录

Mulu

第1章	来吧是一家酒吧的名字	5
第2章	一语成讖	33
第3章	夫妻功课	55
第4章	被遗漏的死者	81
第5章	神农架的猴子	105
第6章	长大后,我们都嫁给你	137
第7章	Google	167
第8章	愤怒的舅舅	201
第9章	九月雪	225
第10章	GPS	249
第11章	让精神见鬼去吧	269

引 子

中国湖北，神农架林区。

一座绿荫掩映的独立农舍。一条清澈的无名小溪从它的前面淌过，发出悦耳的丁冬声。

青石砌就的农舍上布满了绿色的苔藓。这些苔藓显然已经生生死死许多次了。死去的苔藓仍然牢牢地依附在青石上，只是都变成了黑色。这些黑色的物质里面显然是充满了营养的，它使得还在生长着的青苔更加茁壮和浓艳。

独立农舍实际上是一座乡间别墅。如果说那辆静静地停放在那里的最新款的切诺基越野车，还不能让人们想象出这座乡间别墅的内部构造的话，那么，当一名削肩耸乳蜂腰翘臀长腿魔鬼一样的女孩出现的时候，人们也就只能瞠目结舌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了。

魔鬼一样的女孩儿只披了一件白缎长衣，当她转身时，一阵山风恰到好处地将白缎长衣撩了起来。刹那间，那女孩儿变成太阳投放在山林中的一团光晕，腰际下方的一块黑色的耀斑在熠熠生辉。

女孩的名字叫田果儿。

若干天之后，具体的时间是八月九日，女孩田果儿就是在这座乡间别墅得知肖敏的死讯的。

田果儿很仔细地地从报纸上剪下关于肖敏被杀的报道，以及专门为这篇报道配发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名男子和一个女孩，男的是肖敏的丈夫、著名作家汤涛，至于那女孩是谁，报上不仅没有作任何的文字说明，反而还进行了特殊处理，使得那女孩的脸模糊得像一团雾。

1001
小说

就是把故事讲得更精彩

女孩的力量

乡间别墅是不通邮的。二十公里之外的林区管理处有一个小邮电所,那里惟一的一名邮递员每十天集中给这里送一次书信。田果儿看了一眼日期,报纸恰好是十天前的,而肖敏被杀,则又是在此十天之前。田果儿一怔,她在心里细细计算了一下,确认自己恰好是那天离开江城来到乡间别墅的。

第二天,田果儿在留下一张小小的字条之后,悄然离开了乡间别墅。

字条上写着:

黄小东: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至于那辆切诺基,我会毫发无损还给你的。

田果儿之所以能够悄然离去,完全取决于那辆切诺基无论是发动还是行驶时几乎没有一点声音。

切诺基无声无息地穿越一片广阔的草地。草地的草密不透风,千篇一律地纤细而柔软,无一例外地长到五十厘米高,无论在什么地方躺下去,它都会像一张巨大的床垫柔柔地把你托住,同时伸出无数的枝叶,抚摸你的每一寸肌肤。来乡间别墅的路上经过这里时,田果儿为此激动不已,她俯在黄小东的耳边喘息着说这是一块多么美妙的做爱之地呀!

一阵山风掠过,草地掀起绿色的波浪。对中国古代诗歌没有任何研究的田果儿居然也想到: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屁股。”田果儿念完,扑哧地笑出了声。

乡间别墅和切诺基之间的距离终于“消失”了。

● 女
孩
的
力
量

第 1 章

来吧是一家酒吧的名字

小说就是把故事讲得更精彩

第一章

来吧是一家酒吧的名字

1

在没有读过那部让汤涛名扬全国的小说之前,田果儿根本就不知道汤涛是何许人。

阿芬也捂着嘴儿笑,说:“我也是,差点儿就没把他叫做汤涛了呢。”

“汤涛?你可真逗。”说完,两人便嘻嘻哈哈地笑着抱成一团。

汤涛的小说是阿芬推荐给田果儿的,田果儿多少有些意外,这不光是因为将汤涛念做汤寿的阿芬,而且如今也不是读小说的年代呀。

“好看着呢!”阿芬如此评价说。

阿芬说自己是舞蹈学院的大学生。后来田果儿才知道,阿芬不过是舞蹈学院所办的众多短期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与别人不同的是,阿芬对这类舞蹈短训班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一期刚结束,就又报名参加新的一期,且不论学的内容是民族舞还是现代舞,是芭蕾还是探戈,全都兴趣大得不得了。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能跳就行。

田果儿看过阿芬跳舞。

阿芬的舞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一跳起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舞蹈语汇都能够大放异彩。阿芬自己也非常地投入,无论有没

有音乐,很快就进入忘我的境地,特别是那一脸的陶醉,真让人羡慕得不得了。遗憾的是,阿芬的身材稍嫌丰满了一些,加上又没练过童子功,一些高难动作就难免做不到位。

阿芬常常出没于江城的酒吧歌厅,慢慢地就有了一些名气,被人们称之为“舞者阿芬”。

汤祷的小说不仅好看,而且别开生面,比如他在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

亲爱的读者,当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您开始读汤祷的小说了。在此之前,汤祷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只是一名四十五岁的成年男子。他的身材很好,智慧,博学,言谈机智而幽默,但我想告诉读者更重要的是他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熟悉他的读者远远胜过他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

什么是小说?汤祷认为,小说就是把故事讲得更精彩。汤祷的这句未来名言当然不会得到当今评论家们的认可,但汤祷认定读者之所以打开他写的这本书,或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为了寻找乐趣,惟独不是为了接受教育。为此,汤祷在小说的每一章节之前都用少量的文字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提示。比如小说的第一章是阴谋,第二章是恐怖,第三章则是一名男子一名美女的肌肤之爱……最后还需要提示的是,读汤祷的这本小说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就是您最好有一间只有您一个人的房间,摆出一个您感到最舒适的姿势(不管这个姿势有多么的不雅)开始您的阅读,也就是开始或走进阴谋,或面临恐怖,或去聆听一名男子同一名美女在实施肌肤之爱时所发出的欢快叫喊……

看了这段文字,田果儿真的按汤祷所说,在床上把自己蜷缩成一团,双腿紧贴胸前的美乳,下巴枕着膝盖,就像一个母体中的胎儿。

按照正常的阅读速度,读完汤涛小说的第三章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也是汤涛小说的一大特色。汤涛认为,再阴险狡猾的阴谋,了解它的全部真相也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再可怕的恐怖,一个小时之后人们就会开始有所适应。因此,汤涛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阅读长度确定为四十五分钟和一个小时。至于男女的肌肤之爱,汤涛说最佳时间是两个小时,短则不能完美,长则体力不支。果然,两个小时之后的田果儿觉得自己的全身就像一块丝绵柔软无力。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用手轻轻抚摸自己光滑如缎的肌肤,羞怯地看着双乳上泛起的红晕,恋恋不舍地品味着已经不再升腾并且正在逐渐消逝的那股酸酸甜甜的气息……

恰好这时阿芬打来电话。

不等阿芬说什么,田果儿就恨恨地说:“这个该死的汤涛!”

“你想见他吗?”阿芬问道。

“你认识他?”田果儿问。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阿芬说,“汤涛可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田果儿补充说。

“男人不能用年龄来衡量。”阿芬说。

“我们是哲学家吗?”田果儿问。

“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我们是男人学家。”阿芬笑着说。

田果儿和阿芬并没有立即结束她们的通话,两人在电话里叽叽咕咕地讲了一会儿,很快就策划了一起小小的阴谋。两个人为此都很得意,又嘻嘻哈哈地笑了半天。

现在细想起来,惟一让人觉得可疑的地方恐怕就是阿芬对这个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游戏的事情显得过于热情和迫不及待,因为阿芬第二天就打来电话,激动地对田果儿说,你马上到来吧来吧。

来吧是一家酒吧的名字,位于沿江大道一座外国人在革命成功前修建的大厦的底层。这座建筑的底层全是用巨大的花岗石砌成的,这使得来吧的那扇本来就不宽的门显得更加狭窄。据来吧的老

板介绍，这扇小门在当时是供佣人们进出使用的，但事实上它却为大厦的那些外国佬同情人幽会提供了方便。酒吧老板绘声绘色地说，那些外国佬就躲在深深的门洞里，情人来到时，便用生硬的中国话招呼说来吧来吧。酒吧老板的话的真实性当然无法断定，但凡是听过这话的人在走进来吧时就难免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是到这里同情人幽会似的，于是心跳就有些加快，血管也有点膨胀，甚至腋下会流出汗来，就如同吃了什么药物后所产生的那种效果，于是就生出一些本来不会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来。

于是来吧因此闻名。

田果儿曾经是来过来吧的。她当然不是为了和什么人幽会才来这里的，而是为了寻找那种让人感到异样的感觉。但遗憾的是，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过，这让田果儿感到沮丧甚至恼火，从此再不到来吧。

但这次却不知为什么，刚走进来吧那狭窄的门洞，田果儿就突然没由来地有些紧张。当她推开那扇厚厚的据说是什么橡木门走进来吧时，她甚至感到手足无措，并因此吸引来许多目光。

幸亏及时走到身边的阿芬救了田果儿。不过阿芬一点儿也没觉察到田果儿的异样，学着田果儿的话对她说：“瞧，那就是‘这个该死的汤涛’！”

2

切诺基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不到二十分钟，田果儿的手机就有了信号。看来田果儿的驾驶技术相当不错，虽然她把车子开得飞快，但一点也没有影响她狂拨阿芬的电话。

阿芬的电话却始终没人接听。

田果儿决定给汤涛打电话。她按了号码，却又突然打消了念头，将手机扔在一旁的座椅上。手机在座椅上弹了几下，最后还是滑落到下面去了。

从一开始,田果儿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同汤涛生出什么故事来。

其实所谓和阿芬策划的小阴谋,不过是当今在江城女孩们中流行的一种以那些叱咤风云的男人们作为目标的恶作剧罢了。在像田果儿阿芬这样的女孩们看来,这些衣冠楚楚被称为成功人士的家伙们,无一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只要自己轻轻掀开石榴裙,他们就会拜倒在地,丑态百出。女孩们都觉得,还有什么事比让这些家伙们舔自己的脚趾让自己更开心更有成就感呢?所以,那天当田果儿一边朝汤涛走过去一边想的不仅是如何把这个家伙搞掂,更在想也不知这个大作家到时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呀。因为无论是田果儿阿芬还是其他的女孩们,那些高官巨贾或者所谓社会名流的样子,都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惟独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作家。

想到这儿,田果儿就有些忐忑,就有些激动。

汤涛当时正在喝啤酒,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啤酒杯中的泡沫,一点儿也没有在意田果儿在他对面坐下。这让田果儿感到有些气愤,她有点夸张地正了正身子,语调生硬地问道:“可以吗?”

汤涛怔了一下,目光从啤酒杯转移到田果儿的身上。

“你说什么?”

“我是在问我可以坐在这儿吗?”田果儿回答说。这时,她注意到汤涛有一双很亮的眼睛。这让田果儿有些不安,不由得又正了正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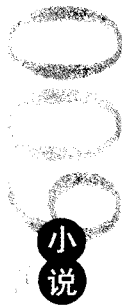
“难道我说过这里不许什么人坐了吗?”汤涛反问道,“况且你已经坐下了,我就更没理由赶你走了。”

汤涛说话时语气平和,但田果儿听起来却感到很“噎”得慌。田果儿是那种任性的女孩,一旦不高兴不但会显在脸上,而且会马上说出来。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田果儿说。

“什么怎么这样?”汤涛装傻地问。

“就是怎么这么没礼貌、没涵养呗!”汤涛的话让田果儿更没好气,便不顾一切地冲着汤涛说,“还是什么狗屁作家呢!”



没想到汤涛听到骂人的话也不生气,反而更是一副傻乎乎的嘴脸。他问田果儿:“你说谁是作家?你才是作家呢。”

汤涛的话让田果儿一愣,然后才把那本小说掏出来,摔在桌子上,不客气地骂道:“不是作家,那这小说是王八蛋写的?”

田果儿的声音可能是高了些,引来许多人的目光。

“对不起,刚才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见田果儿像是真的生气了,汤涛才露出笑脸,又问,“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谁认识你呀?你是谁呀?”田果儿撇着嘴说。

汤涛也不在意,说:“刚才我在想一个笑话。”

“笑话?”田果儿问。

“今年六一儿童节,有一位领导到幼儿园看望小朋友。”汤涛开始讲他刚才想的笑话,“这位领导目前正在同另一位领导竞争一个更高的职务,相比之下,这位领导无论水平和能力都在那位领导之上,惟一的弱项是他的年龄比那位领导大了一些。这让他感到很恼火。到了幼儿园,小朋友们见了市领导,便爷爷好爷爷好地喊。他一下子火了,黑着脸对小朋友说,谁是爷爷谁是爷爷?你才是爷爷呢!”

笑话果然逗笑了田果儿。

“你是不是平常跟人说话也是刚才那副德性?”虽然笑了,但田果儿对汤涛刚才的态度仍然耿耿于怀。

“也不尽然,”汤涛说,“一般说来,只是对漂亮女孩儿,特别是我喜欢的女孩儿才这样。”

汤涛显然是在讨好田果儿。只是田果儿正是那种听不得好话的女孩儿,汤涛也就这样玩笑似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让她喜笑颜开了。

田果儿就这样认识了汤涛。

那天他们喝了不少啤酒,闲聊一些过后谁也不会记住的废话。这让田果儿有些意外,因为在她看来,作家肯定都是一些很有思想的人,说出话来也肯定都是一些沉重的话题,什么艺术啦美感啦什么的。

不过汤涛说话也确实幽默，他让田果儿猜这样的谜语。

“远看是个灯笼，近看是个窟窿。”汤涛让田果儿猜是什么。

田果儿说出几个答案都不对。

“是破灯笼呗。”汤涛笑着说。

田果儿这才知道汤涛是在拿自己开心，便眼珠一转，说我也有个谜让你猜。

“远看是位小姐，近看是个屁股，你猜是什么？”田果儿一脸坏笑地说。

汤涛想了想，刚想开口，却被田果儿抢先说了出来。

“是小姐的屁股呗。”田果儿叫着。这时酒吧的小姐过来送啤酒。送啤酒的小姐正好长着很大的屁股，一扭一扭。田果儿和汤涛都注意到了小姐的屁股，两人相互看了一眼，便上气不接下气地笑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几道刺眼的灯光闪了起来。原来阿芬不知道从哪儿拿来一台相机，在噼里啪啦地给他们拍照。一边拍还一边喊着说亲热点再亲热点。

后来，田果儿曾经向阿芬要过几次照片，阿芬却一直推说还没冲洗出来。再后来，田果儿也就把照片的事给忘了。直到在乡间别墅，田果儿在报纸上一眼就认出那上边的照片就是阿芬拍的。

阿芬拍的照片怎么会登到报纸上去呢？而且报纸登这张照片，不是明着在告诉人们，这照片与汤涛妻子肖敏的死有关吗？

田果儿要找到阿芬，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在的，田果儿有点生阿芬的气。

只是她现在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去看看汤涛。

3

• 神农架距江城一共是六百公里的路程。

所以尽管是一路的狂奔，田果儿的切诺基到达江城时也已经是



小
说

深夜了。

田果儿原打算先回自己的住处,但她却在一个路口突然掉转了车头。

她决定还是先去找阿芬。

阿芬住在长堤街一条窄小的巷子里。巷子是由拥挤在一起的破旧的阁楼组成的。这些阁楼都是砖木结构的,由于年代久远,木质的板壁已经全成了黑色,这就使得本来就很昏暗的巷子又多了些阴森的感觉。

田果儿的切诺基越野车确实是一辆很不错的车,当它驶进巷子里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怕打扰已经熟睡了的人们,田果儿甚至没有打开车灯。墨绿色的切诺基光亮如镜,这使得它在很暗的巷子里也能反射出天上的月光。坐在车子里的田果儿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如果这时有什么人在巷子的某一个位置朝下看去,切诺基就像是一条游弋在深海峡谷中的黑鲨,很有点疹人。

从车上下来后,田果儿走路也是轻手轻脚的。然而,当她踏上楼梯时,却像一脚踩在一只猫的身上,陈旧的木板立刻发出一声惨叫,倒吓了田果儿一跳。田果儿朝四周看了看,见没什么动静,才又蹑手蹑脚迈动了脚步。只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脚下的响声停止,反而响得更厉害了。这让田果儿十分恼火,索性也就不再顾忌什么,快步上了楼,走到阿芬的房门口,啪啪啪地敲起门来。

“阿芬,开门呀。”田果儿的声音并不大,但在寂静的深夜却异常响亮。

房间里好像有点动静,但房门却一直没有打开。田果儿便再敲,一边敲还一边用嘴对着门缝朝里面说:“阿芬,是我,田果儿!开门呀。”

门终于开了。但不是阿芬的门,而是隔壁的一扇,从里面走出一位睡眼惺忪的大妈。

“你找谁呀?”

“找在这儿住的阿芬。”

“阿芬已经搬走了。”